

林氏選評名家文集

方望溪集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方望溪集選序

嗚呼。後生小子。於古文一道。望之不知涯涘。乃詆毀桐城。不值一錢。余既歎且笑。甚至亦有稱余之文學桐城者。某公斥余不應冒入此途。余至是既不能笑。亦不復歎。但心駭其說之奚所自來也。世所謂桐城派者。多私淑桐城之人。非桐城自立一派。使人歸仰而倣效之。文有正宗。明達者或鄙公安之佻。與竟陵之薄。而寧都務馳聘。雪苑好剽襲。望溪祖述六經。寢饋程朱。發而爲文。沈深處不病其晦。主斷處一本之醇。道論能發明容城之所長。亦不護姚江之所短。堂堂正正。讀之如飲佳茗。如飫美饈。震川後一人而已。至其誌銘傳略。多敘正人。與書辨學。詞語不阿不激。無處不露精神。亦無處不蹈規矩。唯一生不悅河東。所以遊記中一字。與辨不

犯。是望溪之所短也。須知柳之遊記及驢。與寓言之作。雖昌黎尙望而卻步。望溪以柳黨附叔文。斥其人并廢其言。何其量之不廣也。究竟望溪長處。亦不必與柳競勝。此卷經余所收者。多當時熟讀之篇。至於買櫝還珠。則余亦無諱。所望海內諸君子。匡余不逮耳。癸亥長至節。閩縣後學林紓謹敘。

方望溪集選目錄

讀行露

讀王風

讀孟子

書儒林傳後

書淮陰侯列傳後

漢高帝論

蜀漢後主論

方正學論

原人上

原人下

韓馬說

林氏選評名家文集

孫徵君年譜序

學案序

教忠祠規序

明御史馬公文集

書韓退之學生代齋郎議後

書直隸新安張烈婦荆氏行

跋石齋黃公手札

與李剛主書

答某公書

與孫司寇書

與陳密旂書

與某公書

與王崑繩書

與劉言潔書

與韓慕廬學士書

送左未生南歸序

送官庶常覲省序

孫徵君傳

四君子傳

康烈女傳

左忠毅公逸事

高陽孫文正公逸事

石齋黃公逸事

逆旅小子

記吳紹先求二弟事

李剛主墓誌銘

明故兵部郎中劉公墓誌銘

少京兆余公墓誌銘

兄百川墓誌銘

弟椒塗墓誌銘

萬季野墓表

別建曾子祠記

重建陽明祠堂記

鹿忠節公神祠記

遊潭柘記

亡妻蔡氏哀辭

方望溪集選

讀行露

行露之詩。世儒多引韓詩。及劉向列女傳。以謂中人之女。許嫁於酈。夫家不備禮而欲迎之。雖致獄訟。女終不行。誣矣哉。嬰與向胡爲而傳此乎。蓋此詩既女子所自作。則失怙恃。且無兄弟之依可知矣。曰。許嫁。則許之者必父兄也。遭家之變。莫爲之主。雖自歸於舅姑。不得謂非義。况其夫就而迎之乎。既有獄訟。以召僎之明。則必開以大義。而官爲之配矣。其詩曰。誰謂汝無家。信如所傳。是故有室家之約也。以一禮未備。而終不肯行。則將轉而之他乎。此害義傷教。不近於人情。而可列正始之風。以爲教於閨門鄉黨邦國。與嬰向之蔽。良由未達於室家不足之云。而以辭害義。不知設詐以求偶。卽此已不足爲人夫。此貞女所以疾之深而拒之決也。以朱子之勤經。豈其未見嬰向之書。蓋嚴而斥之。以無涵後人。而羣儒乃援集傳禮。或未備一語。以曲證其誣辭。不亦悖乎。

挾經之精眼光如炬

讀王風

世儒謂讀王風而知周之不再興。非深於詩者之言也。方是時。上之政教雖傾。而下之禮俗未改。其君子抱義而懷仁。其細民畏法而守分。以道興周。蓋視變魯變齊而尤易焉。黍離兔爰。憂時閔俗。百世以下。猶使人悱惻而流連。大車檻檻。師都猶能正其治也。君子陽陽。匿跡下僚。而不改其樂也。采芣芣良臣之見證。邱中懼賢者之伏隱。觀其朝。有若榮公。皇父。師尹之敗類者乎。君子於役。發乎情。止乎禮義者。無論矣。葛藟悲無兄弟。則宗子收族。大功同財之淳風。猶未泯也。戍者懷其室家。而於君長無怨言。思奔之女。自誓於所私。按其辭意。亦未嘗心非其大夫。觀其民有若晉國之誣於欒氏。齊魯之隱。民心歸於陳季者乎。十篇之中。淫志溺志。敖辟煩促之音。無一有焉。蓋自周公師保萬民。君陳畢公。繼治於伊洛。自上下莫不漸於教澤。懷於德心。而知禮義之大閑。故降至春秋。篡弑攘奪。接跡於諸夏之邦。而王室則無之以衆心之不可搖奪也。子頽子帶。子朝之亂。國民鄉順。官師守常。故侯伯公卿。倚是以定謀。而亂賊皆應時誅討。使當是時。上有宣王。下有方召。則其興也勃矣。况能託國於周孔乎。然孔子志在東周。其於齊衛之君。猶瞻瞻焉。而適周則未嘗一自通於共主。及二三執政。何也。蓋周之政在世卿久矣。以羈旅之士。一旦奉社稷以從。非聖於湯文。安能蹈此。故必得大國而用之。踐桓文之迹。然後能成周召之功。此孔子之志事也。世儒以周不能興。遂謂王風氣象。

蕭然不可振起。是所謂見其影而不見其形者也。孟子言誦詩讀書。道在知人論世。而自遺其學曰知言。有以也夫。

逐篇詮釋均有根據。一一略述原心。自是讀書眼光。獨到處至云孔子至周末。嘗面王以政。在世卿不欲干之迹。桓文始能踵周召是從大處著想。良確切不磨之論。

讀孟子

余讀儀禮。嘗以謂雖周公生秦漢以後。用此必有變通。及觀孟子。乃益信爲誠然。孟子之言養民也。曰制田里。教樹畜而已。其教民。則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義。凡昔之聖人所爲深微詳密者。無及焉。豈不知其美善哉。誠勢有所不暇也。然由其道層累而精之。則終亦可以至焉。其言性也亦然。所謂踐形養氣。事天立命。閒一及之。而數舉以示人者。則無放其良心。以自異於禽獸而已。既揭五性。復開以四端。使知其實。不越乎事親從兄。而擴而充之。則自無欲害人。無爲穿窬之心。始。蓋其憂世者深。而拯其陷溺也迫。皆昔之聖人所未發之覆也。嗚呼。周公之治教備矣。然非因唐虞夏殷之禮俗。層累而精之。不能用也。而孟子之言。則更亂世。承汚俗。旋舉而立有效焉。有宋諸儒之興。所以治其心性者。信微且密矣。然非士君子莫能喻也。而孟子之言。則雖婦人小子。一旦反之於心。而可。

信爲誠。然則自事其心與治天下國家者。一以孟子之言爲始事可也。

論宋儒之言。但喻君子孟子之言。可以警醒婦人小子。此語爲前人所未發。信孟子之功臣。

書儒林傳後

子長序儒林曰。余讀功令。至於廣厲學官之路。未嘗不廢書而歎。蓋歎儒術自是而變也。古未有以文學爲官者。以德進。以事舉。以言揚。詩書六藝。特用以通在物之理。而養其六德。成其六行焉耳。戰國秦漢所用。惟權謀材武。其以文學爲官。始於叔孫通。弟子以定禮爲選首。成於公孫弘。請試士於太常。而儒術之污降。自是而中判矣。其意蓋曰。自周衰。王路廢。而邪道興。孔子以儒術正之。道窮而不悔。其弟子繼承。雖陵遲至於戰國。儒學旣絀焉。而孟子荀卿獨遵其業。遭秦滅學。齊魯諸儒。譁誦不絕。漢興七十餘年。自天子公卿。皆不悅儒術。而諸老師尙守遺經。其並出於武帝之世者。皆秦漢間摧傷擯棄。而不肯自貶其所學者也。蓋諸儒以是爲道術所託。勤而守之。故雖困而不悔。而弘之興儒術也。則誘以利祿。而曰。以文學禮義爲官。使試於有司。以聖人之經爲藝。以多誦爲能通。而比於掌故。由是儒之道污。禮義亡。而所號爲文學者。亦與古異矣。子長所讀功令。卽弘奏請之辭也。自孔子以來。羣儒相承之統。經戰國秦漢。孤危而未嘗絕者。弘乃以一言敗之。而其名則曰厲賢材。悼

道之鬱滯。不甚可歎乎。嗟夫。漢之文學。雖非古。猶以多誦爲通經也。又其變。遂溢於詞章。終沉冥而不返焉。然則子長之所慮。其遠矣哉。

儒術本與利祿相反。然以宦官有儒術者。亦不能斥其非。是據此論。則是專經之儒。皆宜困而在下一。入官便不成爲儒。立論甚高。微嫌過火。

書淮陰侯列傳後

太史公於漢興諸將。皆列數其成功。而不及其方略。以區區者不足言也。惟於信詳哉其言之。蓋信之戰。劉項之興亡係焉。且其兵謀。足爲後世法也。然自井陘而外。陽夏。緹水之蹟。蓋略矣。其擊楚破代。亦約舉其成功。至定三秦。則以一言蔽之。而其事反散見於他傳。蓋漢楚之爭。惟定三秦爲易。雖信之部署。亦不足言也。左氏紀韓之戰。方及卜徒父之占。而承以三敗及韓。乍觀之。辭意似不相承。然使戰韓之前。具列兩國之將佐。三敗之時地。則重。腿。滯。塞。其體。尙能自舉乎。此紀事之文。所以左史稱最也。其詳載武涉蒯通之言。則微文以志痛也。方信據全齊軍。鋒震楚漢。不忍鄉利倍義。乃謀畔於天下。旣集之後乎。其始被誣。則行縣陳兵出入耳。終則見紿被縛。斬於宮禁。未聞讞獄。而明徵其辭。所據乃告變之誣耳。其與陳豨。辟人。挈手之語。孰聞之乎。列侯就第。無符璽節。而欲與家臣。

夜。詐。詔。發。諸。官。徒。奴。孰。聽。之。乎。信。之。過。獨。在。請。假。王。與。約。分。地。而。後。會。兵。垓。下。然。秦。失。其。鹿。欲。逐。而。得。之。者。多。矣。剗。通。教。信。以。反。罪。尙。可。釋。况。定。齊。而。求。自。王。滅。楚。而。利。得。地。乃。不。可。未。滅。乎。故。以。通。之。語。終。焉。

韓信之冤本不待辯此文但論文體以通之語終焉猶荊軻傳之終以劍客也史公於文之結束處大有深意

漢高帝論

二帝三王之治。盪滅而無遺。雖秦首惡。亦漢高帝之過也。方是時古法雖廢而易興也。俗變猶近而易返也。文獻雖微而未盡亡也。天下若熬若焦。同心以苦秦法。則教易行。政易革也。而高帝乃一仍秦故。漢氏之子孫。循而習之。垂四百年。不獨君狎其政。民亦安其俗矣。而後此復何望哉。古聖人之有天下也。若承重負。行畏途。而懼於不勝。至於秦則用天下以恣睢。而專務自憊於上。秦皇帝縱觀。高帝曰。大丈夫當如此矣。及叔孫通定朝儀。乃曰。吾今而知皇帝之貴。則其所見。去秦皇帝蓋一間耳。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必先格物致知。正心誠意。以脩其身。是乃二帝三皇之學。孔氏之徒。由詩書所稱推尋而得之者也。總而計之。惟有虞氏以元德升聞。而登天位。其餘非天子之子。則

繼世之侯伯。生有聖德。童而預教。而學之爲君師者且數十年。故其所以治天下國家者。能一循乎天理之自然。而無所矯拂也。後世開創之君。大抵奮迹干戈攘擾之中。任威權。聘謀詐。以得其志。雖有聖賢者出。驟而語之以二帝三皇之道。亦安能一旦盡棄其所知所能。而由其所不習哉。自漢高以後。比次諸君。其性資可與復古者。惟光武爲近。而下無名世。諸葛亮之才幾矣。乃崎嶇於亂亡之餘。使亮與光武並世而相遭。庶乎其猶有望也與。

持論甚高。惜高帝不讀書耳。約法三章。已屬天授。遼爾責以唐虞。其可至耶。然理學家論事。不能打斷其高興。但賞其喬喬皇皇可也。

蜀漢後主論

昔成湯之世。伐夏救民。皆伊尹主之。而湯若無所事也。周武王之世。戡亂致治。皆周公主之。而武王若無所事也。蓋大有爲之君。苟得其人。常以國事推之。而已不與。故無牽制之患。而功可成。大有爲之臣。必度其君之能是。而後以身任焉。故無拂志之行。而言可復。亡國之君。若劉後主者。其爲世詬厲也久矣。而有合於聖人之道一焉。則任賢勿貳是也。其奉先主之遺命也。一以國事推之孔明。而已不與。世猶曰以師保受寄託。威望信於國人。故不敢貳也。然孔明既歿。而奉其遺言。以任蔣琬董

允者。一如受命於先主。及琬與允歿。然後以軍事屬姜維。而維亦孔明所識任也。夫孔明之歿。其年乃五十有四耳。使天假之年。而得乘司馬氏君臣之瑕釁。雖北定中原可也。卽琬與允不相繼以歿。亦長保蜀漢可也。然則蜀之亡。會漢祚之當終耳。豈後主有必亡之道哉。抑觀先主之敗於吳也。孔明曰。法孝直若在。必能制主上東行。是孔明之志有不能行於先主也。而於後主則無不可行。嗚呼。使置後主之他行。而獨舉其任孔明者。以衡君德。則太甲成王當之有愧色矣。

諸葛子瑜相與而武侯相蜀伐吳之役。武侯思及孝直引嫌也。是先主已有疑侯之心。觀白帝託孤。至以曹操擬之不倫甚矣。袁簡齋稱後主可及齊桓。以仲死齊亂。武侯卒蜀亡。正與先生所論不行於先主者。無不可行於後主。蓋後主父視孔明。其視太甲成王遠矣。

方正學論

道之不聞。與粗知其大體。而察之未精。操之未熟。其遇死生患難之交。未有不震於卒然而失其常度者也。若正學方公之事。吾惑焉。國破君亡。縮劍自裁。以無辱可也。卽不幸爲邇者得。閉口絕脣。不食而死可也。何故咕咕於口舌之間。以致沈先人之宗。而枉及十族哉。至燕王以周公自比。使聖賢之徒當此。必將曰。王能爲周公。是某之上願也。卽不能一姓繼統。與仇敵相讐者異。王能卵翼吾君

之子。而比於諸孫。則海內悅服。而高皇帝之靈。實嘉賴之。計不出此。而以輔其子爲言。是置其君之子於鼎俎之上也。燕王以盜賊之心。百戰而得天下。公誠望其取諸其懷而與之乎。故公之任剛而自謂不屈者。以聖賢之道衡之。正所謂震於卒然而失其常度耳。抑公之事失於終。而始猶無病也。方晉之亡。中原裂於劉石。劉廣武卽能建國北蕃。以奉晉朔。不過與張段慕容等。於晉毫無加損。而崎嶇暴人之閒。懷諫造怨。陷二親於死亡。此於道概乎其未有聞。而稱之者無異議。甚矣其惑也。夫廣武豈以是爲利。正學豈以是爲名者哉。而殺身不足以成仁。此君子之篤行所以必先之學問思辨也。然則爲廣武者宜奈何。不能閒歸於晉。則負耒耜而耕於野。庶幾身可全而親可保也。

方正學之傷於激君子之過也實無可議文矯之以從容固是正論然萬非正學所能出此

原人上

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董子曰。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羣生。非於聖人賢人徵之。於塗之人徵之也。非於塗之人徵之。於至愚極惡之人徵之也。何以謂聖人賢人。爲人子而能盡其道於親也。爲人臣而能盡其道於君也。而比俗之人。徇妻子。則能竭其力。縱嗜欲。則能致其身。此塗之人。能爲堯舜之驗也。婦人之淫。男子之市竊。非失其本心者莫肯爲也。而有或訐之。則作於色。怒於言。故禽獸

之一其性。有人所不及者矣。而偏且塞者不移也。人之失其性。有禽獸之不若者矣。而正且通者具在也。宋元兇劬之誅也。謂臧質曰。覆載所不容。丈人何爲見哭。唐柳燦臨刑自誓曰。負國賊死其宜矣。由是觀之。劬之爲子。燦之爲臣。未嘗不明於父子君臣之道也。惟知之而動於惡。故人之罪。視禽獸爲有加。惟動於惡而猶知之。故人之性。視禽獸爲可反。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痛哉言乎。非明於天性。豈能自反於人道哉。

文所謂名通具在者。正坐無遠見。無定力。昧於一時刀鋸臨頭。始知反耳。然題爲原人。原人者。原人與禽獸別也。禽獸知死而不知悔。人則知之。此所由爲人也。

原人下

自黃帝堯舜至周之中葉。僅二千年。其民繁祉老壽。恆數百年。不見兵革。雖更姓易代。而禍不延於民。降及春秋。脊脊大亂。尙賴先王之遺澤。以相維持。會盟討伐。徵辭執禮。且其時戰必以車。而長兵不過弓矢。所謂敗績。師徒奔潰而已。其俘獲至千百人。則傳必特書以爲大略焉。自戰國至元明。亦二千年。無數十年而無小變。百年二百年而不馴。至於大亂者。兵禍之連。動數百年。殺人之多。每數十百萬。歷稽前史所載。民數或十而遺其四三焉。或十而遺其一二焉。何天之甚愛前古之民。而

大。不。念。後。世。之。民。也。傳。曰。人。之。於。天。也。以。道。受。命。不。若。於。道。者。天。絕。之。也。三。代。以。前。教。化。行。而。民。生。厚。舍。刑。戮。放。流。之。民。皆。不。遠。於。人。道。者。也。是。天。地。之。心。之。所。寄。五。行。之。秀。之。所。鍾。而。可。多。殺。戮。人。道。之。失。自。戰。國。始。當。其。時。篡。弑。之。人。列。爲。侯。王。暴。詐。之。徒。比。肩。將。相。而。民。之。耳。目。心。志。移。焉。所。尙。者。機。變。所。急。者。嗜。欲。薄。人。紀。悖。理。義。安。之。若。固。然。人。之。道。既。無。以。自。別。於。禽。獸。而。爲。天。所。絕。故。不。復。以。人。道。待。之。草。薶。禽。獮。而。莫。之。憫。痛。也。秦。漢。以。還。中。更。衰。亂。或。有。數。十。百。年。之。安。則。其。時。政。事。必。少。脩。明。焉。人。風。必。少。淳。實。焉。而。大。亂。之。興。必。在。政。法。與。禮。俗。盡。失。之。後。蓋。人。之。道。幾。無。以。自。立。非。芟。夷。蕩。滌。不。可。以。更。新。至。於。禍。亂。之。成。則。無。罪。而。死。者。亦。不。知。其。幾。矣。然。其。間。得。自。脫。於。瘡。痍。之。餘。剝。盡。而。復。生。者。必。於。人。道。盡。失。者。也。嗚。呼。古。之。人。日。夜。勞。來。其。民。大。懼。其。失。所。受。於。天。耳。失。所。受。而。不。自。知。任。其。失。而。不。爲。之。所。其。積。也。遂。足。以。干。天。禍。而。幾。盡。其。類。此。三。王。之。德。所。以。侔。於。天。地。也。與。

聖人畏天霸者自以爲天而不信天然尙有幾微愛人之心而天固在也至於今日廢祭天之祀易社稷之壇爲游觀之所禮義廉恥喪亡都盡處上之人劫奪其民甚於盜賊所謂草薶禽獮之期瞬息而至猶不知懼吾讀此文悚然久之

轅馬說

余行塞上。乘任載之車。見馬之負轅者而感焉。古之車。獨轡加衡。而服兩馬。今則一馬夾轅而駕。領局於柅。背承乎轡。靳前而絆後。其登陴也。氣盡喘汗。而後能引其輪之卻也。其下陴也。股蹙蹄撥。而後能抗其轅之伏也。鞭策以勸其登。捶棘以起其陷。乘危而顛折。筋絕骨無所避之。而衆馬之前導而旁驅者。不與焉。其渴飲於溪。脫駕而就槽。櫪則常在衆馬之後。噫。馬之任孰有艱於此者乎。然其德與力。非試之轅下不可辨。其或所服之不稱。則雖善御者不能調也。驚蹇者力不能勝。狡憤者易懼而變。有行坦途驚蹇而僨其車者矣。其登也若跛。其下也若崩。渾旋淖陷。常自頓於轅中。而衆馬皆爲所掣。嗚呼。將車者其慎哉。

是篇爲責難於任事者而言。曲繪情態。無微不至。而苦樂不均。處令人憫歎。後而欲發矇。

孫徵君年譜序

容城孫徵君。既歿三十有七年。其曾孫用楨。以舊所編年譜。屬余刪定。既卒事。而爲之序曰。自古豪傑才人。以至義俠忠烈之士。不得其死者衆矣。而傳經守道之儒。無是也。極其患。至於擯斥流放。胥靡而止耳。其或會天道人事之窮。而至於授命。則必時義宜。然而與俠烈者異焉。世皆謂儒者察於安危。謹於去就。故藏身也固。近矣。而未盡也。蓋人之於天也。以道受命。三才萬物之理。全而賦之。乃